

菩提道次第廣論-上士道
第二講

又大乘人依菩提心，假若此心僅有解了，大乘亦爾。若有此心德相圓滿，則其大乘亦成真淨，故當勤學。如華嚴經云：「善男子，菩提心者，猶如一切佛法種子。」當獲定解，故更釋之。此如水糞及暖土等，與稻種合為稻芽因，與麥豆等種子相合為彼芽因，故是共因。如麥種子任會何緣，終不堪為稻等芽因，故是麥芽不共之因。由此所攝水糞等事，亦皆變成麥芽之因。如是無上菩提之心，佛芽因中猶如種子，是不共因。解空之慧，如水糞等是三菩提共同之因。故上續論云：「信解大乘為種子，慧是能生佛法母。」謂菩提心如父之種，證無我慧如同慈母。如父是藏人，決定不生漢胡等子，父是子姓決定之因，母是藏人生種種子，故是共因。龍猛菩薩云：「諸佛辟支佛，諸聲聞定依，解脫道唯汝，決定更無餘。」此讚般若波羅蜜多，聲聞獨覺亦須依此，故說般若波羅蜜多為母，是大小乘二子之母，故證空慧，不能判別大乘小乘，以菩提心及廣行而分判之。寶鬘論云：「諸聲聞乘中，未說菩薩願，大行及回向，何能成菩薩。」此說不由見分，當以行分。如是證空性慧，尚非大乘不共之道，況諸餘道，故若不以菩提心為教授中心而正修習，僅於起首，略憶文句，而於餘道微細一分，多般重修，顯然於法知見太淺。總如生子俱須父母，道支圓滿亦須方便智慧二品。特須方便上首發菩提心，智慧上首通達空性。設修一分而未全修，若唯希求解脫生死，於奢摩他須莫誤為毘鉢舍那，善修無我空性之義。然若自許是大乘者，是則必須修菩提心，如慈尊云：「智不住三有，悲不住寂滅。」以慧遮止墮生死邊，以悲遮止墮寂滅邊，慧不能遮墮寂滅故。不墮有邊小乘有故，菩薩道者，正所斷除，墮寂邊故。

又大乘人依菩提心，假若此心僅有解了，大乘亦爾。若有此心德相圓滿，則其大乘亦成真淨，故當勤學。如果對菩提心只有了解是不夠的，總是要願菩提心、行菩提心都圓滿，才是真實清淨的大乘，所以應當努力地修學。

如華嚴經云：「善男子，菩提心者，猶如一切佛法種子。」當獲定解，故更釋之。此如水糞及暖土等，與稻種合為稻芽因，與麥豆等種子相合為彼芽因，故是共因。如麥種子任會何緣，終不堪為稻等芽因，故是麥芽不共之因。由此所攝水糞等事，亦皆變成麥芽之因。如華嚴經中說：「善男子！菩提心，就像一切佛法的種子。」若是要進一步作解釋的話：稻的種子，加上水分、肥料、陽光、泥土等，就會生出稻芽來；若是換做麥的種子、豆的種子，就會生出麥芽或豆芽來。因此，水分、肥料等因素，是生起麥芽的「共因」。但是，麥的種子，在任何情況之下，都不可能生出稻芽來，所以，稻的種子，是生起麥芽的「不共因」。

如是無上菩提之心，佛芽因中猶如種子，是不共因。解空之慧，如水糞等是三菩提共同之因。就以這個作比喻：無上菩提之心，能生出佛芽來，好比稻的種子，是麥芽的「不共因」；見空性的智慧，能證聲聞、獨覺、佛，好比水分、肥料等，是生起麥芽的「共因」。

故上續論云：「信解大乘為種子，慧是能生佛法母。」謂菩提心如父之種，證無我慧如同慈母。如父是藏人，決定不生漢胡等子，父是子姓決定之因，母是藏人生種種子，故是共因。所以，上續論中說：「信解大乘為種子，慧是能生佛法母。」意思是說：菩提心如父的種子，無我空性的智慧如母。如果父親是藏人，絕不可能生出漢人或胡人的兒子來。因此，父親是決定兒子姓什麼的不共因，母親是生出藏人兒子的共因。

龍猛菩薩云：「諸佛辟支佛，諸聲聞定依，解脫道唯汝，決定更無餘。」此讚般若波羅蜜多，聲聞獨覺亦須依此，故說般若波羅蜜多為母，是大小乘二子之母，故證空慧，不能判別大乘小乘，以菩提心及廣行而分判之。龍猛菩薩說：「一切佛、辟支佛、聲聞想要解脫，一定要依解空的智慧。」這句話是讚歎般若空慧的殊勝。無論小乘或是大乘，想要證果，就一定要證得空性的智慧，所以它是大小乘二子的母親。既然是共因，就不能用來判斷大乘小乘的差別。若是想分辨二者的差別，就要依菩提心和廣行這不共因來判別。

寶鬘論云：「諸聲聞乘中，未說菩薩願，大行及回向，何能成菩薩。」此說不由見分，當以行分。寶鬘論中也說：「在聲聞乘的教法當中，並沒有說到該如何發菩薩願、修廣行、以及迴向無上菩提等內容，又如何能成爲菩薩呢？」所以，大小乘的差別不在見分（見空性的智慧），而在行分（發菩提心，行六度）。

如是證空性慧，尚非大乘不共之道，況諸餘道，故若不以菩提心為教授中心而正修習，僅於起首，略憶文句，而於餘道微細一分，多般重修，顯然於法知見太淺。由此可知，即使證得空性的智慧，都不能說是大乘不共之道，更何況是其他各道。所以，想修學大乘菩薩道的學人，如果不以菩提心為最重要的教授，正確地修習，而只是知道一些表面的文句，口頭上唸唸，反而花大部分的時間、精力，去修其他的部分，這就是對大乘的知見太淺的緣故。

總如生子俱須父母，道支圓滿亦須方便智慧二品。特須方便上首發菩提心，智慧上首通達空性。設修一分而未全修，若唯希求解脫生死，於奢摩他須莫誤為毘鉢舍那，善修無我空性之義。所謂的大乘，就好像你想生兒子，必須同時有父母這兩個條件。你想要圓滿菩提道，也必須同時具備方便、智慧這二品。其中的方便，指的是發菩提心；其中的智慧，就是通達空性。如果只是想要解脫生死，就只要善修無我空性的智慧就可以了。

然若自許是上乘者，是則必須修菩提心，如慈尊云：「智不住三有，悲不住寂滅。」以慧遮止墮生死邊，以悲遮止墮寂滅邊，慧不能遮墮寂滅故。

不墮有邊小乘有故，菩薩道者，正所斷除，墮寂邊故。若是要說自己是大乘行者，就必須修菩提心。正如彌勒菩薩所說：「智不住三有，悲不住寂滅。」大乘菩薩就是以空性的智慧，使自己不墮在生死邊；同時再以大悲方便，使自己不墮在寂滅邊。因為只有空性的智慧，就容易墮在寂滅邊，這是小乘走的解脫之道，然而大乘的菩薩道，是要以大悲方便來斷除墮寂滅的過失。

解佛密意堪為定量諸佛子等，若有如此寶貴之心，於內生起執為希有，歎生如此希有妙道，若內心生愚夫所愛微分功德，則不執為如是希奇。入行論云：「餘自利不起，利益有情心，此希勝心寶，先無今得生。」又云：「豈有等此善，何有此知識，豈有如此福。」又云：「誰發勝心寶，即禮彼士身。」又云：「從搖正法乳，出此妙醍醐。」此說是出佛語心藏勝教授故。是故吉祥阿底峽尊持中觀見，金洲大師持唯識中實相之見，然菩提心依金洲得，故為師中恩最重者。若有了解聖教扼要，觀此傳記，於道扼要有大了解。若勤修此生真實心，雖施烏鴉少許飲食，由此攝持亦能墮入菩薩行數，若無此心，縱將珍寶充三千界而為布施，亦不能入菩薩之行。如是淨戒乃至智慧，修諸本尊脈息明點等，皆不能入菩薩之行。猶如世說刈草磨鎌，若此寶心未至扼要，任經幾久勵修善行，無甚進趣，如以鈍鎌刈諸草木。若令此心至於扼要，亦如磨鎌雖暫不割使其鋒利，其後刈草雖少時間，能刈甚多。一一剎那亦能速疾淨治罪障，積集資糧，雖微少善能令增廣，諸將盡者能無盡故。入行論云：「大力極重惡，非大菩提心，餘善何能映。」又云：「比如劫火一剎那，定能燒毀諸罪惡。」又云：「若思為除療，諸有情頭痛，具此利益心，其福且無量。況欲除一一，有情無量苦，欲為一一所，成無量功德。」又云：「餘善如芭蕉，生果即當盡，菩提心樹果，恆無盡增長。」

解佛密意堪為定量諸佛子等，若有如此寶貴之心，於內生起執為希有，歎生如此希有妙道，若內心生愚夫所愛微分功德，則不執為如是希奇。如果能夠真正了解佛的密意，就有資格成為真實的佛子，若是內心生起寶貴的菩提心，就應讚歎這希有難得的妙道；假如內心生起的是愚癡凡夫所貪愛的少分功德，就一點不希有、也不值得讚歎了。

入行論云：「餘自利不起，利益有情心，此希勝心寶，先無今得生。」入行論中說：「那些每天為自利忙碌的眾生，從不會生起想要利益有情的心；我現在內心生起，過去不曾有過的，最希有、殊勝、珍貴的菩提心。」

又云：「豈有等此善，何有此知識，豈有如此福。」又說：「有誰有和菩薩相等的妙善？那裡又有像這樣行利他的善知識？誰又能擁有像菩薩這樣的福德？」

又云：「誰發勝心寶，即禮彼士身。」又說：「有誰發起最殊勝的菩提

心，我（寂天）就向他頂禮。」

又云：「從搖正法乳，出此妙醍醐。」此說是出佛語心藏勝教授故。又說：「攪拌正法的牛乳，生出菩提心的醍醐。」寂天所說，都是出自佛心中最殊勝的教授。

是故吉祥阿底峽尊持中觀見，金洲大師持唯識中實相之見，然菩提心依金洲得，故為師中恩最重者。若有了解聖教扼要，觀此傳記，於道扼要有大了解。像阿底峽尊者持的是中觀見，他的老師金洲大師持的則是唯識見，學生的見地雖然比老師高，但阿底峽尊者，還是把金洲大師視為眾多老師之中恩德最大的，原因就在於「菩提心」的殊勝教授，是由金洲大師傳的。現在我們知道佛陀聖教的精要，再看阿底峽尊者的傳記，就能夠完全了解其中的奧秘。

若勤修此生真實心，雖施烏鴉少許飲食，由此攝持亦能墮入菩薩行數，若無此心，縱將珍寶充三千界而為布施，亦不能入菩薩之行。如是淨戒乃至智慧，修諸本尊脈息明點等，皆不能入菩薩之行。如果能夠精勤修習，生起真正的菩提心，雖然只是做了餵烏鴉一點食物，這麼小的善行，也能稱為菩薩行。若是沒有真實的菩提心，縱使你拿充滿整個三千大千世界的珍寶來行布施，也不能進入菩薩行。同樣的，你修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修本尊、脈、氣、明點……，都不能入菩薩行。

猶如世說刈草磨鎌，若此實心未至扼要，任經幾久勵修善行，無甚進趣，如以鈍鎌刈諸草木。若令此心至於扼要，亦如磨鎌雖暫不割使其鋒利，其後刈草雖少時間，能刈甚多。一一剎那亦能速疾淨治罪障，積集資糧，雖微少善能令增廣，諸將盡者能無盡故。就像世間人所說的，割草之前，要先磨刀。如果我們不能把握發菩提心的精要，就算不斷精進地修善行，不管經過多久的時間，也不會有什麼進展，就像用鈍的鐮刀割草木一樣。若是能把握發菩提心的精要，正如同平時勤磨鐮刀一樣，雖然暫不使用，也能在以後割草的時候，割得又快又多。真實的菩提心，就像一把鋒利無比的鐮刀，能在每一剎那，快速地淨除業障、積聚資糧，雖然只是微小的善行，卻能使它增長廣大，那些將要報盡的善業，也能繼續增廣無盡。

入行論云：「大力極重惡，非大菩提心，餘善何能映。」入行論中說：「像殺生等力量這麼強大的罪惡，除了發大菩提心之外，其餘的小善，是無法摧伏的。」

又云：「比如劫火一剎那，定能燒毀諸罪惡。」又說：「菩提心像劫末的大火，能在一剎那之間，燒毀所有的罪惡。」

又云：「若思為除療，諸有情頭痛，具此利益心，其福且無量。況欲除一一，有情無量苦，欲為一一所，成無量功德。」又說：「雖然只有生起想去除眾生頭痛的利益心，就有無量的福德，更何況是想去除每一位眾生無量的苦，還要讓每一位眾生成就無量的功德，這種菩提心所獲得的無量福德，就更不用說了。」

在本生經中說道，佛有一世曾為商主的兒子，由於父親在一次出海尋寶的途中遇難，之後每當兒子問起父親是做什麼行業的？母親就回答：你父親是賣香的。因此兒子就去賣香，還把賣香的錢全部孝敬母親。可是，後來其他賣香的商人跟他說：你的父親不是賣香的，是在城中做生意的。他聽了之後，也到城市裡去做生意，仍然把所賺的錢，全數交給母親、奉養母親。

直到有一天，有人告訴他：你的父親是航海到對岸取寶的。在確定父親的事業之後，他準備出海去取寶。母親堅決地反對，但是他怎麼也不聽，最後，還用腳踹了他母親的頭，然後就出海了。在海上航行的時候，果然發生了船難，因為他過去孝敬母親的善業，使他享受妙欲之樂，福報享完，就墮入孤獨地獄當中，由於踢母親頭的惡業，感得頭上有熾熱的鐵輪轉動。有一天他想：既然我要受報，那麼，在受報同時，願地獄道其他眾生，因轉動熱鐵輪而頭痛的痛苦全部去除，由我一人代受。當他這一念善心生起的同時，熱鐵輪在他的頭上轉動一下，馬上命終生到忉利天上。這段故事，就是說明只要一念善心起，就能獲無量福報的明證。

又云：「餘善如芭蕉，生果即當盡，菩提心樹果，恆無盡增長。」又說：「其餘的善（禮拜、課誦、繞塔、布施、持戒……等），如芭蕉樹一樣，結完果就死了（暫得人天果報後就沒有了）；而菩提心樹的果實，卻能永遠無盡地增長。」